

● 谭良洲 著

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歌师

GE SHI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歌师 / 谭良洲著.

—贵阳: 贵州民族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-7-5412-1584-1

I. 歌… II. 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4291 号

歌 师

著 者 谭良洲

责任编辑 魏丹旒

封面设计 夏一楠

排 版 孟琴珍

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

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邮 编 550001

字 数 250 千字

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

开 本 880 mm×1 230 mm 1/32

印 张 14

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2-1584-1 / I · 398

定 价 28.00 元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0851-6829385

一领众和、多声部、无伴奏、无指挥的侗族大歌，系中华民族民间支声复调音乐的“活化石”，侗族文化的瑰宝。饭养身，歌养心，千百年来，侗族人民以歌传情、以歌育人、以歌述史、以歌养性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。由于侗族过去没有文字，歌师学歌和传歌缺少记载，他们的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也少有人知晓。

我认识一位侗族大歌师，于是就试着用笔记下了他的故事……

开 篇

牛死留下角，
人死留下歌，
牛角挂在梁柱上，
是要显示祖先家业多。
老人留下歌，
是要后人莫把祖先来忘却。
树有根，水有源，
老人留下的歌多又多。
汉族有字用笔记，
侗家无字口传歌。

这是一首侗族古歌，曲调优美，歌声铿锵激昂，但是充满着一种忧伤。这是谁人唱的？我循着歌声望去，看到不远处有一棵大树，树下大石头上坐着一个头包盘头帕，身穿侗族亮布衣，手拿一把土琵琶的老者。老者眼睛紧闭，粗糙的手指在琴弦上不停地拨

弄着，如痴如醉地唱着歌。

“谭亮，你看那个唱歌的人是谁？”我问侄儿。

谭亮眼尖，看了一下那人，说：“像是歌师吴一富。”

“吴一富？就是从前石老普家的那个上门女婿吗？”我问。

“对，就是他。”侄儿谭亮说。

往事顿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小的时候，吴一富和我是好伙伴，我们都不会唱侗族大歌，可是现在他不仅会唱侗族大歌，而且又还是一个高楼打鼓，名声在外的人了。在此见到他，我很是高兴，于是就对谭亮说：“侄儿，走，看看他去！”说着，我们来到了歌师吴一富的身边。

“吴歌师，你早呀！”我向他打了一个招呼。

吴一富把头抬起来，看见是我，仿佛很惊讶，愣了一会，笑问道：“啊呀，谭哥，你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到家乡来了，这次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

“家乡歌节，回来过节呀！”我说。

“好呀，家乡歌节，是该回来看一看了。”他说。

我在省城工作，回来见他身体健康，说：“吴歌师，你身体好呀！”

“老了，”他把帕筒抹下来，现出满头白发，笑道，“你看，头发全白了。”

“头发白，是你焦心太多了！”我说。

“我一个农民，”吴一富笑了，“焦什么心？”

“你虽然是个农民，但是你这农民和别的农民不一样。”我说。

“种田吃饭，有什么不一样？”他问我。

“你是我们侗族的大歌师呀！”我说。

“歌师又怎么样？歌师还不是农民？”吴一富笑道。

“歌师是农民，但是歌师走寨传歌，教孩子们唱歌，想的问题和做的事就不是一般的农民了。你刚才唱歌，曲调优美，唱得好，但是有点忧伤，好像怀着什么心事？”我问。

“他呀，正在发愁没有歌传人！”侄儿谭亮一旁抢着说。

“你又不是我肚子的蛔虫，晓得我在愁找歌传人？”

“这话是你自己说的。”侄儿谭亮说，“你是歌师，好多年前，你曾对我们青年人说过，很想寻找一个歌传人。为这，你还问我们哪个愿意跟你学，当你的歌徒！”

吴一富埋藏在心底里的隐秘想法，被我侄儿谭亮说了出来，不得不嘿嘿地笑了，坦白地承认道：“是的。这话，过去我是对寨子里的青年人说过。可是现在的青年人呀，有的上学，有的外出打工，都不在家了，谁还愿来和我学歌呀？”

原来，但凡侗族大歌师，都希望自己名下有一个或是许多个称心如意的歌徒，这不仅关系着一个歌师的名声，而且也关系着侗族大歌的传承。对此，吴一富就觉得这事非常重要，自己是一个侗族大歌师，但是年纪大了，生时没有歌徒，往后要是死了，歌没人传，怎么办？为此，他忧心、焦虑，唱歌时，这种心情就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出来。

“老兄，你寻找歌传人，条件也别太高了！”我说，“要歌徒，我来跟你学如何？”

“得了，别跟我开玩笑。”吴一富笑着说，“你喜欢的是写书。”

“是的，我喜欢写书，但是也喜欢侗族大歌。”我说，“我是侗族，小时候读书去了，耽误了学歌，心里很是遗憾。因此现在，我想回过头来拜你为师，你教我学唱侗族大歌，好不好？”

“侗族大歌要从小学起。你年纪大了，不容易学会了，况且要学好它，也得经过若干年才成。你学不得歌了，帮我写一本书好不好？”吴一富求我说。

“写书？你要我帮你写一本什么书？”我问。

“写一本如何教唱侗族大歌的书。”他说。

原来，就在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歌师吴一富已经受聘当了家乡石洞小学校侗族大歌班的教师了。他是为了想要教好侗族大歌才要求我写这样一本书的。但是这是一本教科书，我不会唱侗族大歌，写不成，作难了，只好向他解释我不能写这样的书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想起了他坎坷的人生，想起了他对自己民族的热爱，对侗族大歌孜孜不倦的学习和追求，心里不由得敬佩地说：“吴歌师呀，你学歌经历坎坷，人生道路曲折，干脆，我给你写一本歌师传好了。”

“给我写一本歌师传？”听了我的话，他好像吃了一惊，眼睛发亮了，谦虚地说，“我一生平凡，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写的。”见他谦虚，我说：“有，你的勤奋和进取精神，你的人生道路，你的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，写出来一定很生动。”

这话，他听了笑了笑，同意了，说：“谭哥，你既然喜欢写，那么你就写吧。”

“你这话是真的？”吴歌师这句话给我极大鼓舞，我像小孩子玩家家一样，伸出小拇指要和他勾指头，表示说话不反悔。

他看我这样做，心里喜欢，也把小指头伸出来，勾住了我的小拇指，说：“不过我有个要求，就是书写成后，你一定要送我一本！”

“那是当然的！”我说着，于是就开始写起来。

第一章

歌师吴一富并不是我们石洞寨里的人，他的老家据说在巴芒寨。巴芒寨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阿爸是一个有名的侗族大歌师，小的时候，他是陪同他阿爸走寨传歌，才到我们这个石洞寨子里来的。

那是秋天，记得稻田里的谷子已经收割完了，我在寨子对面的一个山坡上放牛，看见山梁上走来两个人，以为是土匪来抢牛抢粮食，害怕极了，急忙把牛赶进树林里，然后自己也在一个山洞里躲起来。我一边躲一边偷看，看见他们头上戴着斗篷，脚上穿着草鞋。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老者，手里拄着一根木棍。走在后面的是一个青年，年纪和我差不多，十五六岁。再仔细一看，又看见老者背上背有一把牛腿琴，年轻人肩上挑着一副箩筐，从行囊上看，我看出他们不像土匪，也不像是要饭的人，倒像是常到我们寨子里来走寨传歌的歌师，于是心里就高兴起来了。可是天公不作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天空忽然雷电交加，下起了大雨，大风把他们头上戴着的斗笠吹跑了。山路上没有地方躲，我就叫喊他们也

到山洞里来躲雨，可是相隔太远，他们听不见。结果他们去路边摘下树叶盖在头上，朝山下跑去。

看见他们走下了山坡，我马上把牯牛赶回家。到家时，天还没黑，大人见了，说牯牛肚子还没有吃饱，瘪瘪地，问我怎么这样早就把牯牛赶回家来做哪样。我说在山上看见有歌师要到我们寨子里来传歌，就把牛赶回家来了。父母亲听我说有歌师要到寨子里来，心里也像我一样感到高兴，不但不责骂我，反而马上烧火煮饭给我吃，叫我吃了晚饭，赶快去鼓楼里听歌师传歌。我高兴地把牯牛关在圈里以后，饭都没有吃就跑去了。跑着跑着，还没到鼓楼里，就遇见了我的一个小伙伴罗康泰，我就把歌师要来传歌的事对他讲了。罗康泰听了以后，也很高兴，拉着我的手，两人就边跑边叫：“有歌师要到我们寨子里来啰，大家赶快到鼓楼里听歌师传歌啊！”

在我们石洞寨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，也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所有的人都是十分喜欢侗族大歌的，但凡有歌师到我们寨子里来传歌，大家都很喜欢地去听。经我和罗康泰这么一张罗，寨子就像是一锅开水，立即沸腾起来了，家家户户忙把晚饭煮来吃了，天没黑就纷纷地跑到鼓楼里去。

鼓楼是我们侗家人摆古^①和议事的地方，同时也是歌师们传歌的地方，因此侗族大歌也有人把它称之为鼓楼大歌。那天晚上，当我跑到鼓楼里去的时候，山路上见到的那两个传歌人，此时已经坐在那里了。他们坐在那里没有唱歌，而是在等候寨老。我和他们摆谈，问他们是怎么晓得我们寨子的？他们告诉我，说凡是侗族寨子都是修建得有鼓楼的；凡是修建得有鼓楼的地方，都是侗族寨

① 摆古：侗语，即说故事。

子，这是我们侗族村寨的特点。因此当他们走在山上，看见我们这个寨子有一座高大的鼓楼，就跑到这里来了。我问他们在我们寨子里有没有亲戚，他们说没有。没有？我想了想，叫他们在鼓楼里坐着，又让罗康泰跑去帮他们把寨老叫来。我为什么要他们先在鼓楼里坐着，然后再去帮他们叫寨老呢？这是因为我们石洞寨有一条不成文的寨规，也就是一种风俗。这寨规和风俗的由来，开初是为了防止坏人而形成的。即一个陌生的外乡人，初次到我们寨子里来的时候，就必须先到鼓楼里去坐着，然后再由寨子里的人去把寨老叫来，对陌生人进行盘问，了解来人是哪里的人，叫什么名字，到我们寨子里来干什么等等之后，得知是走亲戚，友好往来的客人，就热情地欢迎接待；若得知是品行不端，勾生吃熟偷东西的人，那么对不起，不但不欢迎，同时还要赶出寨子。歌师走寨传歌，是最受我们石洞寨侗家人欢迎的人，罗康泰听说来的是歌师，马上就跑去叫寨老了。可是他去了好久，都不见把寨老叫来，而坐在鼓楼板凳上的那个老者，此时肚子却忽然地痛了起来，他抱着肚子，趴在板凳上不断地呻吟。

年轻人坐在旁边，看见了就急忙地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“阿爸？你怎么啦？”年轻人问那老者。

那个老者紧紧地抓着那个年轻人的手，说：“儿啊，阿爸带你出来走寨传歌，到这里，恐怕是不行了。”

“阿爸，你说什么话？怎么说到了这里，就不行了？”那年轻人说，“你不是说，要带我把歌传到底，把每一个侗族寨子都传遍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但是现在，我已经不行了。”老者说。

“阿爸，我们才走到这里，你怎么就说不行了呢？”青年人问。

“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阎王可能要收我了。”老者抱着肚

子说，“阿富啊，我们已经走了九十九条路，翻了九十九个坡，过了九十九条河，传了九十九个寨子，可是如今，我岁数已尽，不能再带你去传歌了。剩下的路，以后就望靠你自己去走，还没有传过歌的寨子，就靠你自己去传了。汉族有字传书典，侗家无字用歌传。我还没有做完的这件事情，你要接替我把它做下去，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。”

“是的，阿爸，你的歌还没有传完，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，哪怕是把脚板磨烂，我也要陪你把歌传到底！但是现在，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就走了呀！”

“不行了，看来，我寿命已尽，阎王要收我了，我就把传歌这个事情交给你，以后就由你去传了。你是我的儿子，一个歌师的后代，你要继承我未竟的事业！”

“阿爸，我是你的儿子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把歌传下去！”

“好，听了你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”老人睁开眼睛，欣慰地说，“你现在虽然还不是歌师，但是事在人为，只要努力，有决心，歌是可以学好的，歌师也是人当的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阿爸是歌师，相信儿子比阿爸强，将来一定成为一个好歌师！”老者说着，喉咙突然嘶哑，干咳了一阵，两手抓挠着胸脯，说：“富儿，阿爸口干得很，心里烧得很啊，你赶快拿个碗，去寨子里找一碗凉水来我喝吧！”

听了老人这话，年轻人拿上一只碗，跑去要水去了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那个老者是个侗族大歌师，那个年轻人的侗名叫阿卑，汉名叫吴一富，是那个老歌师的儿子。

那天晚上，天黑得看不见五指，雨在哗哗地下，雷在天边上轰隆隆地滚动。没有手电筒，青年人吴一富就凭借着闪电，跑去找水井，水井没找着，还跌了一跤。他爬起来，再去寨子里找。他找了

好几家，人家都睡了，门都是关着的。后来，他终于看见一户人家屋里亮着灯光，站在那户人家的屋檐下，他看见屋内的火塘里还烧着火，边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，瓦片上还点着明亮的松脂。那男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，女的人年轻，和他差不多大，才十四五岁的样子。他们可能是父女，正坐在火塘边一张矮桌上吃饭。看见这一幕，吴一富的肚子禁不住咕咕地叫起来，便轻轻地敲了几下门。

屋外虽然下着大雨，可是屋里的姑娘却听到了。

“阿爸，你听，有人敲门。”吴一富听见她说。声音又娇又柔。

老者喝着酒，咂一下嘴巴，说：“大雨天，会有哪样人？”

小姑娘说：“不信你听嘛。”

老者放下碗，就认真地听了一下。

哒哒哒，门外确实是有人在敲他们家的门。

老者问：“哪个？”

门外传来声音：“我。”

小姑娘问：“你是哪个嘛？”

门外声音传来：“我就是我，传歌的。”

老者对姑娘说：“阿仙，你出去看是哪个？”

这家人姓石，老者名叫石老普。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，隔一条小河。小姑娘名叫石婢仙，是我们石洞寨最美的姑娘。她听了阿爸的话，便举起松明火去开门。门开处，是一个陌生的侗家腊汉^①。

“你？”姑娘见是个陌生人，倒退了一步。

① 腊汉，侗语，即青年。

那腊汉叫她别怕，说：“我不是棒老二^①，是传歌的。”

姑娘石婢仙眼睛盯在那个腊汉的身上，她看他年轻，年岁比自己大不了多少，这样年纪轻轻的人，就说自己是传歌的，谁相信？她怀疑地问：“你，你是歌师？”

“我不是歌师，”那个腊汉说，“但是我阿爸是歌师，我是陪我阿爸来传歌的。”

“你阿爸呢？你阿爸在哪里？”小姑娘问。

腊汉诚实地回答：“他在你们寨子的鼓楼里。”

石婢仙不再问了，回头对她阿爸说：“阿爸，是一个传歌的。”

老者在屋里说：“叫他进来。”

姑娘不愿意叫一个陌生人走进她家，便向阿爸撒娇道：“不，我不让他进来，你出来看嘛！”

听到女儿不愿让陌生人进家，石老普就走了出去，从头到脚地对站在门边上的吴一富审度了一番，然后这才满腹狐疑地用侗话问道：“纳细嘛或芒底？”

老者拿侗话问他“你是来做哪样的？”吴一富马上也用侗话回答：“银老，尧细嘛向啊底。”

老者听他用的也是侗话回答，而且意思又是说：“我是来传歌的”，就晓得他是一个真正的侗崽了。在老人的心里，传统地觉得侗崽人老实、本分和勤快，但是当他看到吴一富身强力壮，手里还拿着一个破竹碗，像是要饭的叫花子一样的时候，他就犯了疑。心想侗崽大多数都是本分老实的，但是如今人心不古，有个别的侗崽开始学得狡猾，好吃懒做的烂崽也出现了。嗯，这可是要提防着

^① 棒老二：即土匪。

点。他一边这样地想着，一边观察着吴一富。当他看见吴一富浑身上下衣服湿透，又是半夜三更跑到他家来讨要饭吃和水喝时，就一眼认定眼前站着的这个年轻人肯定不是个好人，而是装穷讨米要饭吃，是一个好吃懒做的烂崽了。想到此，石老普心生恶意，把手一挥，用侗话说：“纳拜，纳会乌拜！”

“纳拜”就是你走，“纳会乌拜”就是你快走开！

吴一富当然是听得懂的，可是他不走，不但不走，还一下跪在老人面前，继续地央求说：“银老，尧加更纳，尧麻介闷哉冒借！”

“哦？”石老普听年轻人说“老人家，我父亲病了，我来给他讨一碗水喝。”马上把他扶起来，问他父亲在哪里，怎么病了。

吴一富看出石老普是个好人，于是就把他如何和阿爸走寨传歌，如何走在山路上被雨淋，如何跑到鼓楼里来躲雨，然后父亲又是如何突然生病等事，一五一十地向石老普讲了一遍。

石老普听说他阿爸是歌师，是到他们寨子里来传歌的，对站在面前的青年人，心里一下就改变了先前错误的看法，并且还产生了几分的同情和喜爱。原来，侗族歌师不是专业的，而且又还都是农民。平时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参加劳动，自耕自织，自给自足；农闲时，才去走村串寨，义务教别人唱歌。由此，歌师不仅在石老普心里，同时也在侗族所有人的心目中，威望都是很高的。于是石老普急忙舀上一瓢凉水，叫上女儿石婢仙点燃火把，戴上斗笠，跟吴一富一起，朝着鼓楼跑了去。

雨，仍在哗哗地下着；雷声，仍在隆隆地响着。大地一片昏暗，道路泥泞，低洼的地里已经积满了水。当他们踉踉跄跄地跑到鼓楼里，把水送到吴一富阿爸的面前时，万万没想到，他的阿爸躺在长凳上，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“呀，阿爸，水来了。”吴一富禁不住失声痛哭。

雷声伴着雨声，哭声伴着叫声，撕破了这夜的黑暗。

歌师的歌没传成，人却死了，石老普跑上了鼓楼。

石洞寨鼓楼的房梁上，常年悬挂着一只巨大的木鼓，木鼓的上面还放有一对大鼓槌。石老普取下鼓槌，在木鼓上使劲地击打起来。咚咚咚，鼓声沉闷而急促，震动了山寨，震动了每一个人的心灵。

在这深更半夜里，人们听到鼓声，都以为是发生了火灾，或者是坏人劫寨，寨老有什么急事击鼓“议款”，于是汉子们立即举着火把，举起大刀，扛着火枪，拿着水桶木瓢，纷纷地朝向鼓楼跑来。到鼓楼里一看，吴一富扑在他阿爸身上，声音都哭哑了。大家看了十分同情，一边劝说，一边跟着流泪，鼓楼里一片哭声。就在这时，石洞寨保长张有根带着几个保丁，也荷枪实弹地闯了进来，看见大家流泪，就大声地问道：“是哪个打鼓，出了什么事情了？”

没人理会他，他远远看见鼓楼里的长廊板凳躺着一个死人，大惊失色，就问寨老松蛮是怎么一回事。寨老松蛮就告诉他，说是有一个外寨歌师到石洞寨子里来走寨传歌，不幸生病已经死在了这里，问保长现在该怎么办。保长张有根得知是这么一回事，害怕是瘟疫，急忙用手帕把鼻子捂住，冷漠地说：“这是地方的事情，我管不了。”说完后手一招，一声走，把带来的狗腿子兵全都叫了回去。

寨老松蛮不怕吴一富的老阿爸得的是瘟疫，对大家说：“乡亲们，有歌师到我们寨子里来传歌，现在已经不幸死了，根据我们石洞寨的寨规和款约，我们大家一定要把他看成是自家人一样，同心协力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将他好好地安葬。”

寨老一句话，说动了站在鼓楼里的人，于是有的捐钱，有的捐

物，当场就把吴一富阿爸的尸体停放在鼓楼的外边，设起了灵堂。此时石老普站在灵堂前面，看见歌师死后没有老屋^①埋葬，心里就不由得想起了老歌师的儿子跑去他家讨水喝的事，动情地说：“一个歌师死了，他是为了传歌，才走到我们这里来的，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他光着身子埋葬，我们要想尽法子给他一副老屋。如果一时找不到老屋，我家正好有一副，那就先去把我家的那一副老屋送给他吧！”石老普不但送老屋，而且还把老屋停放在他家的院坝里。后来，他又请来巫师，为吴一富的阿爸诵经开路，超度亡灵，做好了法事，这才在众人的帮助下，把吴一富阿爸的尸体，抬去埋在寨后的坟山上。

阿爸去世以后，吴一富就举目无亲，变成一个孤苦伶仃的人了，于是他就想离开石洞寨，回到他的老家巴芒寨去。但是在走之前，他的心里还有一种歉疚，想起石洞寨的寨老和众位寨民对他无私的帮助，在走之前必须要感谢一下大家。但是说到感谢二字，他又为难了，是呀，无钱无势，命如草木，拿什么去感谢人家呢？最后他想到了下跪，凡是寨子中帮助过他的人，他就一家一家地去下跪表达感谢。这样想好了之后，他首先到了寨老松蛮家。走进堂屋，见到了寨老，他一下就跪在寨老面前，千谢万谢地磕着头说：“寨老，要是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一个外乡人，父亲死去，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了。现在，我阿爸的尸体已经安埋好了，也没有什么再可牵挂的，我想回到老家巴芒寨去了。在去之前我没得什么东西，只能空手空脚地跑来向你老人家说一声，感谢你和石洞寨父老乡亲的帮助！”

① 老屋：即棺材。